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五

翌日，遂以賓師之禮。東請吳次尾先生，入居於平西王府。三人於是聯絡一氣。為所欲為矣。月上瓊樓。風吹玉檻，簷前鐵馬。吁璫亂鳴，一林修竹間。掩映婆娑。恍惚有嫋娜兒兒。立於玲瓏假山之後，時而窺首向外，時而弄帶不語，天寒翠袖薄。日暮倚修竹。此景庶幾近之，伊何人，斌玉也，俄而曉鍾動矣，遠遠聞小犬吠聲。聲狺狺，又輒止，玉之芳心惕然，納春蔥小指，置之櫻吻銀牙中，很命一咬。時覺痛，蹙雙眉。客有可人期不來。恰是這番情景，無何。驀然掠影，閃出一個人來，把斌玉頓吃一驚，從月光罅審視之，其人精悍少年，勁服短裝，丰儀亦不惡。則倒退數步，低聲問何人，則再拜答曰，婁滿兒。參謁玉姑娘，玉大喜，笑問曰：「君為婁將軍乎，年少英雄，名下果無虛士，得瞻英宇，快慰平生矣。君已見獵叟之書也未？」敬謹答曰：「見之。姑娘以青衣來。致此書。故見之，獵叟為下走之忘年交友當住留獵山中，曾有杯酒緣，叟之來滇，某實薦之，而牧馬，而飼獸，而縱獅子以噬某要人。」言至此。玉變色，思以胭脂之掌，代掩其懸河之口。滿兒亦自覺失言，左右四顧，幸窺瞰無人，益移步近前。附耳曰：「從前事姑娘已知之，勿庸縷，然則姑娘於獵叟，有何係屬，叟之介介姑娘，見下走。抑又何故，其故可得聞歟。」玉冷笑曰：「君莫問其他，獵叟為人，君所深悉，叟能介我以見君，且見君於此地。則我與叟之係屬。可不必問，君亦可想像而知我之為人，嗟夫妻君，吾聞英雄不受人疑，君殆疑吾矣，願勿繼見，吾行矣。」滿兒蔽以身。張兩身。遮道以留之。謝曰：「見姑娘勿見怪，茲事頗秘，故不得不慎重從事。其請教於姑娘者，即所以深心結納於姑娘也。獵叟近況如何矣。」玉姑霽容。報以一笑。引之入竹林，林盡有亭。亭有八角式，覆以藤蘿。累以文石。拂苔甃。使並坐，厥狀殊親昵。婁滿兒固自命風流者，不免受寵若驚，念何修而獲美人之賦語。素尺相對，蘭麝微聞。玉乃發為誠懇之言曰：「妾於獵叟，不啼叔父，肝膽相照。叟以君為患難交。至可相托。乃以妾而奉托於君。」滿兒聽至此句，心癢且醉，不克自持。私念叟何為，舉美人相托，吾至福。當不淺，彼則續言曰：「所以托君者，托之以非常秘密之重任，則關於運動吳王，使之反清復明是也。」滿兒訝曰：「運動吳王耶，我區區一小子，胡能為？」玉曰：「不然，君為吳王之義子，君之義母，為吳王惟一之寵妃，然耶。」言下嫣然斜睨。似欲其能交通於宮禁，而又略銜醋意，發為如忽如笑之論調也者。滿兒正色曰：「然。其名分為義父義母，某固畏憚之，不涉其他之非分也。」玉冷笑曰：「然耶，但君之底裡如何，初不涉於吾人之範圍，可化深論，惟君之見信於吳王，王於君，言必聽，計必從，當無疑義。今茲運動之舉，非必力反吳王之轍，而故與之為對抗，特不過利者用之。因勢利導。相與有戒。如是而已。」滿兒曰，利用之道何在。曰：「在反清復明，夫吳王近日之行事，非有意於閉關稱帝耶，觀其著著預備，募兵馬，築城堡，滿虜詔下。輒不奉詔，不入朝。自稱曰孤，而稱其妻妾曰後曰妃，凡所設施。罔非與滿庭反對。滿庭非不知之，特以萬里鎮南，鞭長莫及。天下初定，四海遭孽多反側，故不欲以疑似之故，聞罪於從龍諸臣。然而積憤已深，他日一撒藩籬，突出其迅雷不及的手段。吾恐滿洲之兵，長驅南下，吳王老矣，都下宿將，皆富貴逸樂。分封諸郡邑，一旦有故，孰肯為吳王出死力者，大王其危矣。王危則王之后妃兒子，與之俱危。麟趾鳳毛，轉瞬即為俘虜，九宗夷滅，三族誅鋤，吾為大王危。吾尤不能不為君等危，此我所以入滇運動之初志也，惟君其鑒察之。」滿兒悚息曰：「姑娘言，滋確也。且將奈何？」玉乃慷慨作色曰：「以君英明，又膺莫大之拳。席可為之勢，君於吳王，分屬乾兒，吳王惟一寵妃，又為君之義母，人不敢言，君或言之，他人言之必不聽。君苟言之則無不聽，平西王府之衛兵，為諸君領袖。君則握帥印。縮兵符，君在昆明池。不啻神龍之潛伏，則舉足輕重，一飛而沖天。奈何不夙夜深思。早自為計，此之不圖，後則噬臍矣。」滿兒聞其言，汗流浹背。固有害身之觀念，尤有美色惑志動機，喟然曰：「某誠憤憤哉，竟智出中國下，今日相逢恨晚。某敢矢誓。惟姑娘言是從矣。」剛剛說到此句，忽有從假山竹林之間嗤發笑曰：「汝兩人，好大膽，乃在此圖謀不軌。汝罪大，通於天矣。」二人猛吃一驚，滿兒驟回頭，則見月亮溶溶，照見一個潘安衛玠，噫。此何人，殆冰娘之化裝，其別名曰水心者是也。滿兒亟拔劍，怒目以擬之。斌玉輒然曰：「君休暴動，此少年，為妾之從兄，大家同是一流，不須疑忌。」因介紹於滿兒，從新相認識，滿兒留神細看，覺少年翩翩豐致，簡直如千金閨秀，與伊妹並立。皎然如玉樹交柯，握手殷殷，深相契慕，因袖出尺輻地圖，及紅皮小冊子置膝上。使並觀入，而指畫其形勢，蓋滇南之山川扼塞。與其軍隊之統係，清朗如列眉，珍重授於斌玉，便週知宮府內外，某軍可以勾通，某軍可以控制，且曰：「平西王幕府，有張長史者，江西人，名同瑛，世稱為二川先生，其人深通天人之秘，策畫軍事，坐照如神，前隸攝政王府。充行轅記室，王特招致之，倚之如諸葛亮，劉青田，吾輩欲舉事，當屈意以事之，此外有陝西總督王輔臣者。王撫之如驕子，其人勇敢善戰。要當設計以聯絡之。」剛剛說到興高采烈，忽聞百步以外，玉玲之聲鏘然。蓋吳王在宮府夜宴。宴既畢，駕鹿車以歸也。三人猛吃一驚，斌玉乃向婁滿兒，裝出依依惜別之景況，執手歛歔曰：「才相遇。復睽離，願君厚自愛，妾行矣。」遂挽冰娘，匆匆走入竹林，倏然而沒。婁滿兒呆然半響，從問道踏月歸，回憶前情。覺此世間美人，無如彼女之領袖英絕者。餘何幸結識之，似此遞東傳情。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彼不啻崔鶯第二，我其為張君瑞化身矣。既而頓足曰惜乎美嬌嬈，乃落在老奴手上，以如許風貌，如許聰明，老奴見之，那得不垂涎三尺。其討於圓圓夫人也，宜也，討之斯亦已耳，居之於寢宮。挾之於左右，延師以教之，享俸以賜之。老奴居之，大不可問。思至此，面紅耳熱，旋繞於空中，不知作何感想。良久，復咬牙切齒曰：「美人苟不識我，則陌路之人，恒河沙數。任彼如何墮落，總不開懷，今美人明明約我矣，昵我矣，眉梢眼底，悱惻纏綿，早置我於心坎中矣。一面之緣，竟以遠大相期，重任相需，英雄相許，嗟夫美人，寸心千古，此我有生以來第一知己也。知己既屬，安可屬他人，他人猶可言，乃置之於七十衰翁之膝上，咄咄，我其何以堪之者。」言次。以手抵掌，目眇幾欲裂，忽見案上有文牘，殊墨燦然。呈露於凶光之視線。則赫赫吳王之手諭也。略謂有人告密，謂汝剋扣軍餉，侵吞內帑，汝須仔細，顧住你這個頭顱等語。又有箋啟一通，係宮中某妃所寄者，殆即婁滿兒之乾阿娘，用以警告於乾阿兒者，亦曰忌汝者眾，妒我者尤眾，飛語流言。指摘汝，誣汝扣軍餉，吞內帑，移作脂粉錢，暗在孝敬我。我已為汝解鈴，亦須自行檢點云云。滿兒老羞成怒，撕爛吳王之硃諭，抵於地，舉右足蹴之，悻悻自言曰：「老頭兒，汝罪孽滿身，猶不知悔改。自責不暇，何暇責人。雖然，我不可以不辯。」翌早九小時，便衣輕裝，走人吳王之寢殿。迎頭碰一小太監，問大王起未，太監搖其首，婁滿兒不理他。匆匆入，彼自恃其為王府乾兒，進出殊無忌。直抵寢宮深處，聞其無人，咄咄。吳王起矣，王之影子固不在，連帶斌玉之所謂姊弟，二人都不在。心疑焉，從彼角門出，分花拂柳，迤邐前行，無何，至一玉帶河邊，其上有蜂腰橋，綠柳千行。緋桃萬樹，太陽初出。返照於紅牆綠瓦，壯麗乃擬於天宮。滿兒跨紅橋，俯臨谿澗，荷錢出水，菱鏡當空，千百尾錦鱗，喋呷落花而去。此時天色尚早，萬籟俱寂，遠遠微聞笑語聲，詎聞聲初不見人信步尋之。轉過花塢之汀，碧巍峨，現出太湖石山一座，石山殆高聲，插天如玉女峰。山有門，類城郭，身入其中，繚繞數十重，漸重見天日。此時聞笑話聲，傳人耳朵，愈逼愈近，悄從石罅以望之，咄咄。石山之外，溪然別有天地，彷彿似睹兩三人，拍掌追逐，哄然嘩笑。諦視之，穿杏黃袍，戴小帽子，手持金彈子數枚。尾隨於美人之後者，赫然吳王也。梳古裝小髻穿絳衣曳綠裳，腳著蠻靴子，持雕弓而待發者，意中人玉真也。其旁則為美少年倚樹凝眸，盈盈舒其笑口，寧必玉真之弟。三人各立一隔，同時綠柳枝頭，有金鶯，當枝立，吳王挾彈子，逼迫一聲，打向金鶯兒，用博美人一笑。距連擊三數彈子，顆顆落空。玉真乃自換雕弓，拈彈子，持滿發，一聲即中，剛剛打正金鶯之左翼，橐然而下墜。吳王鼓掌笑，行近彼身邊，出拇指，加於美人之粉額，意謂女將軍，負絕技，果超群。玉真稍退避之，吳王笑且迫，此卻彼迎，玉真漸不支，竟為吳王所迫及，挽其雪藕臂，置鼻觀，欲觀之，美少年忽高呼曰：「金鶯死，秦吉了又來矣，玉姊姊，速挾彈，必擊之。」吳王聞其呼聲，始愕然止步，否則兩手拱張，幾幾攬抱美人之腰際。滿兒睹此，更難為情，玉乃再挽雕弓，向此秦吉了放彈丸，今番偏不命中，良由膽子小，被吳王追逐，惴惴懼不免。己且為驚弓之鳥，則鳥外之鳥，當胡能擊，又焉能中。冰娘為之招架，奪其金彈子，向穴作勢遙擊之。秦吉了高飛，飛到半途，逼迫一聲，此時方著彈。受傷矣，飛於太湖石之假山，亦墜於

草茵上。玉所立處近之，跑向前，拾死鳥，瞥子石罅光中，掩映如有人。彼眼利心靈，諦視之，知為滿兒，佯作失驚狀，高聲曰：「一朝獲二禽，可奏凱歸矣。」復乘吳王不見，以一手指滿兒，更出一手，自指其心胸，更麾之，掉頭不顧，其意若曰：「君太冒險，妾已見之，但使我兩人，心心相印。毋相逼也，君可以去矣。」如是云云。此為背後之手勢，換言之，即無線電之表徵。吳王歸，盛獎玉之能。忽問曰：「孤前日賜卿之雙玉，可有佩帶在身否？」曰否，妾固珍藏之，吳王色不怡，強笑曰：「孤愛卿，卿未必愛我，觀此可矣卿之心矣。」玉色變，心芳突突跳，念此老賊，乃以游詞戲我矣，故作憨語曰：「愛耶，臣妾固愛大王，如愛其老父。以此推之，大王之愛臣妾，當必愛之如兒女，可斷然矣。」吳王尤不懌，太息曰：「卿擬我如老父耶，嗟夫，人不可老，老則芳時已逝，為韶齡女郎所鄙夷。卿鄙孤矣，胡被美人奚落，胡以自聊其生者。」玉慷慨作色曰：「大王，貴人也，臣妾，賤役也，無論勢分懸殊，不知愛情所自由。抑且不敢。」吳王駁之曰：「卿真懵懂，天下安有真愛情，而斤斤於貴賤之等級者，且胡何嘗貴。廿年以前，不過皮島中一走卒耳，遭逢時會，以至於此。然而俯仰身勢，恒悒悒寡歡。卿女流，亦烏知男兒之隱曲，須知胡雖老。麒麟雄心，猶未老也。」玉知其飛揚跋扈，忽露端倪。乘間激之曰：「大王之言差矣。以大王天縱神武，高掌遠蹠，實何學不可為者，而何有悒悒寡歡。言畢注視其皺紋之面，王平日御下，虎虎有威稜。群妃無忤之者，不惟不敢忤之，且希旨承顏，奄然如六宮之望幸。今斌玉膽敢忤之，又進批麟逆耳言，王之震怒為何如耶。然而王忽怒，不以為忤。益霽顏，仰天笑曰：「卿烏知餘心，餘戎馬半知，轉戰數省，天下美人豔福。殆享已盡，寧少汝一人。所以燕婉相求皆。胡實有難言之隱衷。胡於圓圓夫人，待之為第二靈魂，纏綿之念，至老弗衰。厭世矣，披緇入道乃棄餘如遺，胡頓失其靈魂，幸而獲卿，卿為夫人女弟，狀貌酷肖，即不啻夫人之化身。胡顛倒夢魂，卻是為此，沉卿待我久，寢宮密邇，同飲食，共起居，以外象覘之，人孰不義卿為嬪御，無其實而有其名，何如實踐之，胡自命一世英雄，以美人配英雄。項王虞姬，孟德銅台，並足千古，胡待汝不薄，胡於區區者而斬予，甚矣哉。卿之忍也。」斌玉甚怒，聽此一派謾言，幾欲唾其面。繼一轉念，以不負重辱，不可以就大謀，則柔聲下氣，勉為愉悅之容曰：「大王真垂情於下妾耶。」王乃出失言，指天畫地，彼則慷慨作色曰：「大王非常寵遇，妾豈不知。妾亦猶是人性，寧不崇拜英雄，希心富貴；但是臣妾有一言，不敢吐露於大王之左右。」吳王捻髭微笑曰：「卿何言試言之，卿為胡之驕子，不汝罪也。」斌玉毅言曰：「妾敢剖心告大王，妾係出良家，已嫁人。今孀矣，嫁夫為前朝貴宦，被滿州督師大臣某，羅織其罪，慘殺之。妾茹苦含冤，以迄今日，常矢志今生不嫁人，必得當以復夫仇，其有當世英豪，我封菲不遺，彩及下妾，引之為同命鴛鴦者，妾不嫁則已。嫁則必嫁當世之握大權，操兵柄，為餘夫復仇，兼為大明列祖列宗泄憤者，妾則甘願犧牲一身，以盡情曲意媚之。否則寧玉碎耳。」言至此，柳眉軒舉，英風凜然，吳王不意其有是言，挺身而起，推案掀翻曰：「咄咄，汝何人，汝何人，汝得不為女革命黨之首領，家以規餘動靜者。」斌玉意夷然，色不變，且流目送笑，以觀其豪狂之態度。用為快心。

吳王僵近其前，注視其桃花之面，目炯炯，不轉睛。斌玉笑益劇，幾於不能仰，同時寢殿開門，有錦炮玉帶之美少年，翩然而入。吳王審視之，水心也。斌玉徑執水心手，笑謂之曰：「弟郎，人謂吳王性狂急，喜怒輒不常，今信矣。」王問何故，斌玉不答之，絮絮與冰心談，為述其概略。復轉身曰：「大王請籌威，妾不云心腹之言。願大王忽相怪責乎。茲事殆如小兒女嬉戲，為口頭之契約，譬如乙女有駢餌。甲意欲分甘，女則索以得餅代價。甲男能聽之，則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否者，互廢此約，復嬉戲如常耳。甲男為能嗔乙女，大王，此喻頗適合否？」吳王不覺莞然。顧謂冰心曰：「若姊解語花，所謂談言微中，一言慳我心，但卿等須知之。孤現處之地位，所握之權柄，圖我者有人，伺我者有人，孤安不步步為營。澄心靜氣，以觀其變，幸而卿等親近我，又為圓圓夫人之弟妹。否則沿邊督撫。北庭樞密，何時何地，不派遣間諜以覘我。我苟中其謀，殆矣。故妾一出言，無論我之憂隱，表同情與否，而我終不能不挺著胸膛，說幾句盡氣拒絕話，雖然唐突美人多矣。願釋前疑，仍為甲童乙女，互索餅餌之戲，卿意如何者？」斌玉笑，冰心亦笑。三人鼓掌笑，至於哄堂。此刻殿升之外，瞥有人影一颯，則見亮藍頂子，雙眼花翎之侍從武官，升階而自事，王則略一同翔。轉出便殿之中央，武官叩頭訖，造膝密陳，不知作何語已，而待衛武官起將行矣。王復召之，頓足高呼曰：「你這走狗，忙甚麼，他有他，來只管來。值甚大驚小怪。」剛剛說到此句，斌玉挽冰心手，立屏後，竊聽之。王又曰：「孤人度包荒，不過事機未成，當留他三分臉子。再不然，孤有三尺寶劍在，看我斬他的頭顱。甚麼北方欽使，你這狗，看得他太重，不審孤意旨。你今番出去，只須傳諭幕僚，以常禮待之，過些時，孤自有處治。」言訖，武官連叩响頭，口稱是是，逡巡而去，王遂抽身入內，悻悻有餘怒；斌玉竊笑，附耳謂冰心曰：「行矣，盍躲避些時，遲一會子，行與相見。」乃曳之以行。倏忽不見，吳王入寢殿，張目四顧。不見了二人。甚著急。遍尋之，竟毫無蹤影。論平西王府，自宮殿以至禁苑，面積幾十餘里，千門萬戶，不亞九天閭合，宏麗甲於上都。王之嬖寵二人，簡直如金童玉女侍玉皇大帝，頃刻不能離，金童玉女而出遊。偌大天宮，如何能搜索。王乃垂頭喪氣，倒臥象牙床，雙目視瓦，似有滿腔怒氣，無人可發洩者。日將夕矣，二人攜手久，斌玉手一枝名蘭，冰心拈一簇鮮果，擎珠簾，嫣然笑向吳王鞠躬。王躍而起曰：「唉，卿等乃棄胡，長日去，去甚麼地方，有甚麼行樂。胡不知照我，我幾欲上天下地，尋汝等歸來。」斌玉掩袂笑，遲遲不作聲。冰心和而笑曰：「姊偕我，信步游宮苑，彩得此名蘭珍果，意欲貢獻於吳王。但吾姊太老饕，意欲乞大王，賜以賞花之小宴，姊將奉金卮，為大王上壽。大王，此小妮子，當真刁鑽古怪。」斌玉手植瓊花二株，係得瓊花山佳種，而移植於滇南者，以碧玉盆供養之。僅乃三尺有奇，是已吐花，花之大如滿月，色絳麗，如牡丹，綠心攢簇，旋卷含苞，真是仙葩靈卉。就借此為題，與冰心二人，邀請吳王鑑賞。吳王心中有事，正百無聊賴，聞之大喜，新月乍王，清風徐來，玉珂微鳴。金鍾初動，九曲蘭房之深處，有絕豔宮妝二人，並肩坐金碧帳中。長者貫少者肩，附耳私語曰：「妹妹，若事至秘，但於未事前，實地試驗之。看其適合神肖與否，苟可矣。斯進御。如比方萬全，妹意云何者，少者點頭，以一笑報之。長者麾之使出。姍姍移步於粉牆，牆之中心，有琳瑯架，用紫檀製成，大小方圓，壘壘數十層，陳列玩器甚多。就中有紫色定州花觚，觚有蓋，一揭其蓋，呵呵，此琳瑯架忽然移動，旋轉如風車，粉牆乃洞然而開。露一月門兒，中有美人，豔若天仙，亦麗服。亦宮妝，若即若離，含睇微笑，乃覘其狀貌，簡直與開門之美人，逼肖若一人，大類穿衣鏡中之倩影，外間美人。招邀以手，喚內間美人曼曼婷婷以出，既出矣。外間之美人。倏然而入，如對調然。隆隆一聲，壁復合矣。琳瑯架適還其原位，無些子痕跡，此壁內美人，乃制手鈴，鈴聲然瑯，室以外之少者美人，含笑翩翩人，彼則挽以手，使仍坐於金碧帳中，正色曰：「此替人忽萌悔志，雲茲事太險，又畏彼老頭兒之虎威。暮夜近之，恐隕越失次。姐央之，乃抵死不肯從。吾姑有何善策，幸教我。」少者美人失色。頓足曰：「僵矣，萬事皆備，只欠東風，今距人夜之時，尚有一句鐘，事急矣。將奈何？」此壁間美人，忽而拍掌大笑曰：「女公子，受騙矣。公子且看我為誰。」彼少者美人。方知如夢初覺，亦鼓掌大笑，深服其弄法之神奇。正嘩笑間，而琳瑯架又忽然移動，第二之壁間美人，颯颯然而下降，三人笑作一團，喜止眉梢，深慶大功告成。行奏凱於今夕，閱者至此，當憮然墮五里霧中，今且一一表而出之。閱者諸君，嘗憶此書前文。瓊花山之宮苑中，斌瓊女公子，有豔娥，其名宮鶯，年可十三四，面圓圓。如萍果，有絕世丰姿，諸君尚憶其人乎，別已多時，今茲乃驀然出幕，甚乃奇其。不知此一名角式，恰好為斌玉今夜之替，論宮鶯面部身裁，與斌玉奇肖，幾如孿生姐妹。苗人多神秘之魔術，何以將甲作乙，移貌換形，斌玉往者在苗宮，曾發一度奇想。念他日有事，當借宮鶯為替人，不意身入滇南。吳王相煎太急，必欲置美饈於口中，情知不免，故秘密使宮鶯下山，藏之於宮中之復室。是久為之花裝。為之授計，宮鶯初不願，謂韶齡處子。乃失身於七十衰翁，其情至不甘，斌玉苦勸之曰：「好婢子，你絕世聰明，寧不知董卓貂蟬故事。我疇昔之夜，在花陰月下，與婁將軍廝會。已扮演一次之貂蟬，但我終不能為貂蟬，我在山中，曾矢誓於天神及祭師。謂我已喪夫，為夫復仇，安忍失身媚敵，更何以報我結義哥哥。（指鄭襄庵）故實行犧牲救國。非靠汝不可。好婢子，汝嘗號汝女公子意，兼徇餘之請求，大家同是為國，佛氏有言，捨身救人，事若成，汝當為功者，名照史冊，為貂蟬第二。事不成，亦不失為吳王寵姬，我今日之地位，則汝將來之地位，夫奚憚而不為。」宮鶯始無言，於是實行試驗，為秘密之進行，所云長者美人斌玉也，少者美人，冰娘也，冰娘有時而扮男，亦有時而扮女。其先前壁間之美人，宮鶯也。與宮鶯對調，而後人於壁間者，斌玉也，冰娘果認宮鶯為斌玉，則其貌之酷肖可知也，閱者以瞭矣。

三人倉猝定計，佈置已定，宮漏沉沉，報月上欄杆，百花軒中，大王已命駕矣。斌玉與冰娘，扮絕艷之宮妃，一幻絕靚之嬋儂，攜手駢肩，分花拂柳，至以於百花軒之次，軒臨玉沼。差不多如水心宮殿，百花園之，幽深曲折，如九曲瑤台，中央以滇中雲石，累成累石靈芝，高可一丈，有階可升，升其嶺，如人萬花谷，翹然挺秀於百花頭和上者，翡翠玉盆瓊花二樹也。初更時份，萬燈如雪，二三十名宮妃貴嬪，簇擁一個紅顏白髮之吳王，王雖老，有童心，此時卻御便衣，衣絕詭，為慘綠之長袍，其中襲以羔裘，更著金魚黃色之背心，如巴圖魯式，冠小帽，緣以珍珠。頂子為大紅寶石，雕刻成小番塔，四週披以狸毛，登蒲草履，笑到眼縫不開，跌蕩醋嬉。扶住兩個豔娥，卸鹿車，步龍墀，過鶯宮鳳掖，將次於玉沼矣。此時金波漾月，泛出棠舟桂棹，坐其中者，有豔宮妃美少年二人。停橈泊沼畔，舒笑口，伸玉手，以招邀大王。王見人，掀髯笑，扶二人雪藕之腕，緩緩登舟，舟僅容三人。自餘妃嬪，分乘首鴨頭。順序以濟，斌玉及冰娘，亦唱探蓮謳。以娛大王。王此時色舞神飛，左顧右盼，其樂無藝，漢武帝之泛玄圃瑤池。弗足媿也，須臾，登岸矣，人百軒，紅醉綠迷，釵光釧影，仰望九曲瑤台，瓊花照耀於雪燈中，光豔騰騰，不可逼視。王乃擎其拇指，分置於二人額上，獎之曰：「美人細意，部勒乃整整。殊愜聯心，朕自輦轂南來，初未見此極樂世界，朔聞天生尤物，必賦冰雪之聰明、此言良不謬。」於是手挽手兒，肩碰肩兒，不香而昏，不酒而醉。擁入蘭房深處，二人湊手湊足，敬謹吳王更衣，既而斌玉造膝密陳曰：「臣妾有私語，欲奏啟大王，大王能俯納否。」吳王莞爾曰：「私語耶，此二字出自檀吻香腮，不啼鸞鳳之妙音韻。下界人間之。當必鼓舞歡欣，哄然以為祥瑞，卿肯與孤私語。孤之幸福，為不淺矣。」此時斌玉纖手，剛為吳王更衣。肩碰肩兒，臉貼臉入，徐徐為卸其鈕釦。吳王春秋老矣。然而豔清綺思卻不老，暗以指捏其臂膀，鬢顏溫語曰：「語甚麼，恣言之。」斌玉輕輕撥其手，低聲曰：「大王，放尊重些。餘弟固在左右也。」（蓋指冰娘言）王附耳曰：「怕甚麼，汝弟暗，乃大類婦人。孤將左雌而右雄，並入我彀中，而何憂何懼。」斌玉嗔以目，微頓足，作切齒狀。既而曰：「今夕賞瓊花。為臣妾孝敬大王之宴，座上無雜賓，初不尚鋪排點綴，質言之。私宴耳，用不著許多鹵簿，許多隨從，庶幾樽俎之間，雍容談笑。彼此得暢飲開懷，臣妾所請求者，僅此矣。」

吳王拊掌稱是，立出諭旨，屏退屬駕之宮妃，其所留奔走服役諸人，皆圓圓夫人心腹，不過三數名。斌玉收為己用，斷不疏泄事機者，既入席矣。列坐僅三人，略山宮中便飯，吳王素豪飲，飲必如長鯨，食量尤洪，每宴必盡鹿胎一具熊掌一器。斌玉與娘，來侍其旁，皆暗持七箸刀，為之細意宰割，擇其肥且旨者，送諸吳王之巨口。酒香而冽，醞醇有木樨香，王問何酒，斌玉笑曰：「此金花奴也。王以為稀奇。」喃喃自語曰：「金花奴，怎麼叫作金花奴。孤自謂天廚人命（天廚星名）差不多玉食萬方，如許佳名，得未曾有。」斌玉顧冰娘。靦然笑，冰娘代答曰：「宮苑多金桂，游蜂彩其英。我姊弟日長無事，撲得蜂兒，齊其口銜之花料，用以釀酒。名之曰金花，實兒戲品耳。大王取諸宮中金醪玉體，有酒如池。寧足為稀罕，得不物以人重耶，言次，捫嘴笑。睨斌玉。紅泛桃腮，燈光故故映，乃如彌霞子都。足奪梟雄之魂魄，王乃獻其足持玉盞，強睨冰娘曰：「冰兒，汝亦能飲耶。」冰娘辭不能，王大嘩，必欲提其耳以灌之，吳王之指，觸著冠玉粉霞腮，熱蓬蓬，酥膩膩，心電勃發，倍覺猖狂。冰娘心弗擇，然猶勉目鎮攝，立飲之，王於是醅顏醅醅，搖搖欲墜，斌玉佯為愛讓。支以手，使勿僕。斌玉笑曰：「大王醉矣。」王力辯非醉，斌玉又曰：「大王向在京華，嘗飲北方名釀，甚麼山東蓮花露。天津玫瑰露，風味較此，抑何如。」吳王聞北方二字，驟變色。暴怒曰：「北方耶，甚麼北方。北方是甚麼東西，胡不曉得。」又嘮嘮不絕曰：「今夕飲南方酒，講南方風物，斯可矣。胡必語北方。」斌玉激之曰：「不然，當王者貴，北方固天子建郡地。天下菁華所聚。故曰都，南釀不如北釀之良也。」王以指擊桌，厲聲曰：「中國安有北方，北方安有天子，天之驕子，惟胡一人耳，幽燕可以名都，昆池五華，何不可以名都，北方耶，胡將以十萬平西軍，先掃蕩北方，若姊妹，眼圈子忒小，將以胡為何如人。」二人佯失色，竟掩其口曰：「大王，累醉矣，勿妄言否且族矣。」吳王挺然立，按其劍。鬚眉翕漲曰：「唉，小妮子，真不識時務，胡老實告訴汝，汝震驚胡虜，以為北方有天子。南方獨無天子。若知之耶。北方天子，為胡手所置者也，如置器然，能置之，即能棄之。若知之耶，北方乳臭兒，近方忌我而畏我，信使往來。以調察我之動靜，若知之耶，方才日之午，胡與卿，嬉笑於宮中。司閹之侍衛武官，忽入見，雲有北方使者，銜命而來。胡乃醜詆之。命勿引見。何人以豕柵，飼之以草具，窘辱之，行將拔劍斬之，看他北方小兒，倘能輕覷胡家否，北方耳。小妮子，汝亦知南方離明，向明而治，斯謂之天子。今日有南方，無北方，小妮子，汝安知之耶。」言至此。酒氣上湧，頭目暈眩。隱几如欲臥，斌玉匿笑目示冰娘，二人參扶，以至於龍床鳳簾之次。二人湊手腳，扶之使安睡，以金龍繡被覆之。低聲附耳曰：「聒問三數言，王但含糊作吃吃笑聲。」

二人出外廂，行近石柱前，柱之礎，到虎頭，是有兩虎睛，旋而轉之，咄咄。其中乃有機關，柱柱之面積至巨，轟然遂辟，有金盔銀凱之少年將軍。破石柱而出，伊何人，伊何人，則吳王之警衛將軍。其名曰婁滿兒是也。滿兒醉心於斌玉，已為色所迷，斌玉暗裡招邀之，話以柔詞，假以笑口，廝會不知若干次。實不啻收為羽翼，彼見斌玉，一鞠躬，偷顏悅色，問女士何緣見召，悄悄說游詞，斌玉掩口笑。招以手，命之入，並立於吳王之榻側，滿兒頗不憚，怒目視斌玉，意謂此老頭兒者，何可偃體臥辱及我意中人，斌玉附耳慰藉之，使消融其妒氣。繼又命之曰：「將軍，汝果悅我耶。」滿兒著急曰。我悅卿，胡待言。斌玉笑曰：「然則我以某事托將軍，將軍當奉令惟護矣。」滿兒毅然曰：「女士不命我死耳。苟命我死，我甘之如飴。」斌玉匿笑曰：「此言不吉利之言，願將軍勿語。我所命將軍者，為我殺一人，能之耶。」滿兒惕然驚，按劍拭其鋒，遲回不能答。復目視吳王，有些為難意，彼意以為斌玉之義，命彼殺吳王也。嗟夫，吳王者。婁滿兒之義父也，童而養之，長而錄之，卵翼教誨，賞之以官爵，賜之以府第，吳王則為之義父，某兒則為之義母，以暝蛉子而手弑其義父。常人猶不敢，況夫赫赫威稜之平西王，禁衛森嚴，虎賁林立，彼滿兒者，自非有趙子龍之斗膽，其能磨刀霍霍，一砍而斷其頭顱耶？斌玉睨之而笑曰：「將軍英雄。乃不能為心上泄憤，雖知將軍不忍殺他，他未必不忍殺將軍，觀於此可知將軍之銀樣蠟槍頭，只博得外觀耳。內容實不濟覺也。抑可以知將軍愛妾之心矣。」婁滿兒彼此一激，不禁滿胸殺氣，登時透露。頓地一躍，躍起三四尺猛拔劍，急轉一花身，直砍吳王之腦袋。斌玉眼力至銳，手勢至捷，起而制其腕，握其刀，嫣然含笑曰：「將軍勿爾。頃所言，聊以相戲耳，殺此老禽獸，今尚非其時。姑俟之，刻尚有要於此者。」滿兒按劍不動，厥形如傀儡，以聽美人之指使。美人命之殺，則立殺，美人命之勿殺，則勿殺。斌玉之美人魔力，誠有如是之偉大者，斌玉姍姍移步。俯伏吳王之衾上，娓娓語之曰：「大王，醉得怎麼樣。」吳王須洪醉，心頭卻有一分醒，唧糊應曰。孤不醉，既而吃吃笑曰：「孤若醉，卿如何。」斌玉暗以妙目，睨滿兒一下，匿意笑示。滿兒乃臉白如霜，力咬其唇，斌玉又問吳王曰：「大王，醉如何者，臣妾置酒，呢大王使醉，卻誤了大王要事。大王憶之否？吳王半醉半醒，舌卷而口吃曰：「要事耶，孤有甚要事，孤卿作樂，這才是要事。」斌玉緊逼緊一步曰：「大王健忘，外廷延賓館。夫不有北方使者在耶？」此言甫出口，吳王頓足搥床拍枕曰：唉，怎麼北方，怎麼使者，必殺。必殺他。」此時似暴怒，倉猝欲起身。斌玉防其覷見滿兒，力按其衾際，使不得動彈，又問曰：「大王果欲殺之耶。吳王大嚷曰：「你小妮子，真真豈有此理，孤欲殺人，誰敢抗我意旨者，勿多言。必殺之。」斌玉曰：「命何人殺之。」王似作思想，然而醉已甚，腦筋亂，胡復能思索。則咬牙切齒曰：「可命禁衛軍統領，縛而斬之。」斌玉低聲曰：「若是，則為婁將軍耳。」王曰然，斌玉曰：「大王傳令殺人，是安可無符信者，命安在。」吳王曰：「在彼。」言時，指其繡花枕。斌玉視之，枕之內縫，卻有黃綾一幅，如三角小旂形。上有軍令二字，蓋上平兩王之玉璽，係平時預置於左右，以備不虞者，斌玉則大喜，拈此小令旗以付婁滿兒，鄭重發其嬌音曰：「大王命將軍，此刻立往延賓館，斬此北方之間諜。」滿兒錯愕。間諜耶，此北方天子之上使，餘何敢爾，且彼醉。或亂命耳，遲明當悔，將遷怒於餘，餘九死不足蔽辜矣。斌玉默然，不置答，鎮靜殊常，輕輕為下金碧之鳳帳，招以手，使滿兒出外，柳眉倒豎，杏臉銜嗔，麾之曰：「將軍請出矣。我不欲將軍言，將軍直非人，反覆無信義，夫將軍非與獵叟，結生死難患之交耶，將軍又非與吾儕，約反清復明之舉耶。妾以將軍高義，知順逆，明去就，故屈志以締交於將軍，將軍夙已諾之。今事到緊要關頭，乃畏首而畏尾，嗟夫，妾目眶子不識人，可以休。」出其不意，遽推之出，隆隆闔其門，婁滿兒失驚，業既死心塌地。獻媚於美人，令以區區之故，拂逆美人之指，美人拒我，何以生為。是則殺使者

固死，被拒於美人。其慘痛更有甚於死。兩念彷徨，無所為計，卒以畏懼北庭之念，不敵其迷戀美人之念，此念戰勝，羞憤激昂。高舉令旗飛奔如失羈之馬，抵宮門，鳴哨角。召集禁衛軍。令衛枚疾走。追至延賓館，包圍三匝，水洩不通。爾時北方使者，已高枕酣睡聞發猝不及，遞失其首級，保護使館之兵弁，有阻擋之者，出吳王置令示之，皆縮首咋舌。莫敢與為難，滿兒挈其首級歸，歸報於斌玉，斌玉此時開戶矣。盈盈含笑以迓之。出其春蔥之玉指，加於滿兒額上曰：「好將軍，能辦事，不負妾愛汝，妾之目眶子，畢韋能識人。」滿兒放下人頭，鮮血濺衣襟，斌玉以金盤盛水，為之浣濯，滿兒揮以水，捏其雪藕之膀臂，斌玉一笑報之。滿兒既而悔曰：「大王明日醒，必窮治其事。我之命恐不保，將奈何。」斌玉慷慨作色曰：「婁將軍，汝盡可安心，萬事有妾擔保。大王殺汝，當先殺妾者，彼亦安忍殺妾，即令忍之，圓圓夫人必袒妾，妾可保無虞，且令發自彼，言出自彼，彼欲殺我兩人，則莫如自殺。將軍聽之，彼老頭兒之臣事滿清，豈其最初之本意哉。狗引狼入室，並噬其主人。既噬之矣，狼為政，則役使其狗且忌之。是為之狗者，安肯甘心帖服於彼狼，其不肯先發難者，而有所俟耳。及偏之既甚，進退無路，狗必發舊以噬狼。狗明乎此。斯可以知大王之用心。北使之來，蓋北庭滿虜，許之以撒藩也。不知撒藩之舉，係大王與平南兩王，知北廷疑已。而姑拜摺陳請，願撒於藩，歸老於京師，此特嘗試北廷之意旨耳。北廷果疑之，即奏上諭批准，許其撒藩，北使南來之目的，用以偵我滇南之虛實也。大王蓄怒久矣，人情握兵柄，擁兼圻，當貴日久，海外稱孤，罔有僚佐，悉主悉臣。子女玉帛，惟意所欲，驕蹇自恣久矣。誰能屈身關上，受刀筆史一字之誅。重為天下恥笑者，妾固知大王之必反也。我故欲復明，必取清，欲反清，必先殺其使者，古人有曰：需者事之賊，今日之事，利在速斷。吾人今日之舉動，直不啻有功於大王，為大王拏旂發難，而何罪之有。而何誅之有。」說得歷歷落落，婁滿兒方始釋然。進而與美人握手，顫聲曰：「下走為美人，不惜犧身以報矣。獨是美人酬庸，酬於何日者，斌玉笑且赧。俯旨謾應曰：「人非木石，安得無情。執巾櫛以事將軍，當有日也。」遂倦倦不捨而別，斌玉召冰娘，與計事，唧噥良久。既而按動架上之機關。宮鶯翩然出，斌玉笑。以手招之，使並證於鏡前。彼此相視，自眉宇面目，以丰神態度，直無絲毫之分別。斌玉曰：「可矣，鶯妹妹自今我兩人，如劇場上旦角，互作替人，妹卜其夜，我卜其晝，妹勉之。善事大王，轉鳳倫龍，行始開幕矣。」宮鶯羞且怯，久久無言，遂挽其手。並至於吳之寢宮，佇立迴廊，附耳良久，蓋教之以應對趨避之方也。言且訖，推之以人。斌玉匆匆自去，已而吳王酒醒矣。